

# 文学伦理学批评关键词：伦理身份

##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蒋文颖 (Jiang Wenying)

**内容摘要：**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术语之一，指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同一性或文化研究和社会心理学中的身份认同，伦理身份具有客观性和非本质性的特点。伦理禁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伦理秩序，而伦理身份是伦理禁忌存在的基础。此外，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它既是伦理选择的前提和依据，也是伦理选择的结果。文学作品通过对人物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深入刻画，提供伦理启示，实现其道德教诲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

**关键词：**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禁忌；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蒋文颖，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欧美戏剧研究。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易卜生戏剧的现代伦理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8YJC76003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Abstract:** Ethical identity is one of the key term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refers to the marking position of an individual in human society. Different from identity in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at in cultural studies or social psychology, ethical identity is objective and nonessential. Ethical taboo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ethical order of human society, and ethical identity is the existential element of ethical taboos. In addition, ethical identity is interrelated with ethical choice, since it is both the result and premise of ethical choice. Literature elaborately portrays the ethical identities of and ethical choices made by the characters, so as to provide ethical revelation and achieve its basic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ethical taboo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uthor:** Jiang Wenying is Lecturer of English Depart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European and American drama (Email: sophiajwy@foxmail.com).

英文 identity 的词源是拉丁文 idem, 意思是“same”（同一性、一致性）。在汉语中 identity 有三种常见的翻译, 分别是同一性、身份认同和身份。同一性尤其是人格同一性 (personal identity) 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问题, 有着悠久的历史。身份认同是近些年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化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中受到关切的问题。相比于“同一性”和“身份认同”, “身份”一词则更为常见, 在日常生活、法律、政治、经济等领域被广泛使用。通过梳理 identity 的词源和主要研究领域的理论主张不难发现, 关于 identity 讨论的始终围绕人如何保持同一。与同一性和身份认同有所不同,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 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伦理身份是维护伦理秩序的基础, 具有客观性。它既是伦理选择的前提和依据, 也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伦理身份的建构和解构要通过伦理选择来实现。

### 一、同一性、身份认同与伦理身份

从词源的首要含义出发, identity 一词并不专属于人的讨论。“作为名词的‘identity’只关乎事物与自身而非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 (Shoemaker, “Identity & Identities”), 它是决定一个事物是它自身的特征和属性, 或是其存在的基本条件。同一性/认同/身份 (identity) 是事物与自身的等同关系, 具有反射性, 并且只要事物存在, 它的 identity 就会一直存在, 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因此, identity 的词义本身带有本质论的倾向和形而上学的特点。人在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时也始终伴随“我如何在时间中保持同一”的追问, 这成为了西方哲学领域中古老的命题, 即人格同一性。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 人的理性一直被视为人的同一性的本质属性, 而洛克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人的记忆, 但仍然是本质主义的立场。<sup>1</sup>经过漫长的发展, 哲学领域对人格同一性的讨论逐渐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实现了“实践转向” (高新民 罗岩超 127), 加强了与人的现实需要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在文化研究领域, 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身份是否是本质的, 亦或是流动的、生成的。与 identity 词源以及形而上学传统中的同一性本质论不同, 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更加倾向于认为身份是流动的而非本质的。霍尔 (Stuart Hall) 承认 identity 在概念上的矛盾和含混。他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视角分析了这种矛盾出现的原因在于一些概念十分重要, 但是它们的传统意义 (如 identity 指稳定的、具有本质属性的同一性) 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研究范式和社会语境, 在尚未出现能够完全取而代之的新概念之前人们不得不继续使用它们。<sup>2</sup>

1 See Florian Coulmas, *Ident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P, 2019, 9. 洛克认为人格同一性在于意识的连续性, 参见 约翰·洛克: “同一性与多样性”, 《人类理解论》(上册),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年, 第301-324页。

2 See Stuart Hall,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1-2.

身份的提出有着特殊时代背景。20 世纪由于战争、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以及各种政治和社会原因导致世界范围内人口的大量流动，人们离开出生成长的地域，流入新的国家或地区，从而面临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sup>1</sup> 在脱离了孕育某种文化的天然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情况下，身份认同从个体认同走向集体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陶家俊 38）。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身份的流动性其实是人的主观体验的流动性和非本质性，是对集体身份进行选择时产生的情感和思想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身份认同是身份主体的内部复杂的精神体验，造成这种体验的原因是多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空间的变化。福柯是文化研究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他在“别样的空间”（“Des Espace Autres”，1967）一文中指出，在 20 世纪虽然时间的维度没有被完全抛弃，但是分散（dispersed）、并置的（juxtaposed）空间成为人们进行思考和理论建构的基本视域（horizon），构成人的基本生命体验。<sup>2</sup>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认同从传统哲学领域中由时间维度主导的持存性、同一性转向了空间维度。虽然与作为哲学问题的同一性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本，身份认同仍然是在追问“自我”，探究人在不同国家、地区、民族、语言、宗教等杂糅语境中的一致性。

社会心理学同样关心人如何认识自我（the self）的问题。在其两个重要的理论领域，身份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和社会身份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中，自我都具有反射性，它能将自身视为客体，在与其他社会种属或类别中将自身进行归类或用特定的方式命名。身份认同理论家称其为“确认（identification）”，而社会身份认同理论家将这一过程称为“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Stets and Burke 224）。它们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阐释人对自我的认识。身份认同理论着眼于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个体通过认识到自己与其他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异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此来实现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理论认为生活在集体社会中个体的身份早已被预设，脱胎于个体身处的社会结构，因而个体进行自我归类的过程要受到社会 / 群体的制约。自我归类的过程是在认识论层面寻找“我是谁”；身份确认的过程是厘清“我要做什么”，指向个体的实践经验层面。

无论是最古老的形而上学到现代哲学中的同一性，还是文化研究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身份认同问题，都有两个相同之处。一是这些讨论都关心个人的内部经验和主观意识，最终回归到“自我认同”的问题上，即我如

1 参见 阎嘉：“身份 / 认同”，《文化研究关键词》，汪民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328 页。

2 See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translated by Jay Miskowiec, *Diacritics* 16.1 (1986): 22.

何认识我自己或感受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反射性始终是西方学界中身份研究的核心议题。二是这些讨论都没有脱离 identity 一词的词源 (“same”), 都是关于主观自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持存性和一致性, 无论这种一致性的存在条件来自人自身内部还是外部社会。而汉语的“身份”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延伸到法律意义上, 身份是指“自然人在一定社会组织体系中所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存性”<sup>1</sup>。从这两个意思来看, “身份”并不强调个人的主体经验, 而是侧重它的标识功能, 明确人在一个秩序或与他人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它与其他身份相互依存, 并且社会秩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具有稳定性。在中国历史上, 尤其是在封建制社会中, 身份与社会等级秩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科举制之前人的出身基本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 权力与资源分配都与此有关。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也由此产生, 如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汉语“身份”的词义、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与西方学界讨论的 identity 有很大差异。

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术语之一, 其中“身份”一词沿袭了汉语的基本词义。伦理身份概念的核心不是向内探究“我是谁”、“自我”是什么, 而是用伦理的尺度来确定身份主体在社会中的位置。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 人往往身处于多重伦理关系之中, 具有多重伦理身份, 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心理学身份认同理论中的“角色”相近。但是伦理身份并不是意识活动的“自我归类”, 而是伦理选择的结果, 这一点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加以解释。人对自身已经具有的伦理身份认同与否、有着怎样的主观体验并不改变人具有某个伦理身份的事实, 也不能改变伦理身份主体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 二、伦理身份与伦理禁忌

“伦理身份与伦理禁忌和伦理秩序密切相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 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的形成与变化从制度上说都是以禁忌为前提的”(聂珍钊 王松林, “总序(一)” 12)。伦理禁忌代表着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和原则, 它规定了伦理身份所赋予的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对伦理禁忌的考察可以揭示作为构成要素的伦理身份如何维护伦理秩序。以血缘为先天的伦理身份是人最初始的伦理身份, 以此为基础的乱伦禁忌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伦理禁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1884) 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人类家庭形态的演变, 其中乱伦禁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人类原始社会中, 家庭的第一

1 参见 魏振瀛、徐学鹿、郭明瑞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 民法学·商法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835页。

阶段表现形式为血缘家庭<sup>1</sup>。在这个阶段，“婚姻集团按照辈分来划分”（恩格斯 37），同一辈分之内的男女互为夫妻。即使是在这种群体婚姻的血缘家庭中，性在代际之间也被严格禁止。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伦理选择、伦理意识尚未完全成熟的历史阶段已经形成了乱伦禁忌。

文学作品中乱伦禁忌的呈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悲剧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中已对经典古希腊悲剧如《俄狄浦斯王》以及由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改编自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亚》的《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1931）三部曲中的乱伦禁忌做出了细致的研究和论述。<sup>2</sup>乱伦禁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也是最严格的伦理秩序，由乱伦禁忌引发戏剧冲突的情节设置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中不胜枚举。中国现代戏剧受到西方现代戏剧影响而兴起，比如《雷雨》就是以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之间的乱伦关系为戏剧冲突，以彻底的家庭悲剧呈现了触犯乱伦禁忌的严重后果。在《雷雨》中，繁漪与周萍虽然不是亲生母子，但他们建立了现实伦理中的母子关系，这与以先天血缘为基础的母子关系同等有效，同样受到道德约束。他们在明确知晓各自的伦理身份的情况下发生了乱伦，导致悲剧结局。对繁漪而言，与周萍的乱伦关系是她对现实伦理秩序的反抗，也是她对抗沉闷和压抑的婚姻生活的方式。即使她的动机和处境能够引发同情，也不能改变她触犯乱伦禁忌的事实。周萍是她的继子，他们的私情触碰了伦理道德的底线。周萍同样被这段关系所折磨，无法克服心中的道德负罪感。由此可见，伦理身份是构成伦理禁忌的前提条件，是否触犯伦理禁忌是以伦理身份为判断标准和依据。对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的遵守是维护伦理秩序的途径和方式。

除乱伦禁忌之外，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其他伦理禁忌同样反映伦理身份在维系伦理秩序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李尔王》的情节副线与主线相呼应，并以弑父禁忌为伦理结展开。李尔的两个女儿对父不敬，甚至起了杀心。奥本尼公爵说道：“要是上天不立刻降下一些明显的灾祸来惩罚这种万恶的行为，惩罚总是会来的，人类一定会自相吞食，像深海的海怪一样了”（莎士比亚 77）。奥本尼的警告说明弑父行为是危害人类生存繁衍的伦理禁忌，要受到“天谴”一般的严厉惩罚。私生子埃德蒙因不满意父亲葛罗斯特伯爵对自己轻视，而记恨拥有合法身份的哥哥埃德加，并构陷埃德加试图杀害父亲。埃德蒙捏造谎言时说到“惩凶的神明是要用全部天雷轰击弑父的逆子的”，称埃德加的企图是“违背天性的图谋”（莎士比亚

1 根据恩格斯的研究，原始社会家庭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演变是血亲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到专偶制家庭。这四种家庭形态的演变就是近亲之间性的限制逐渐扩展，乱伦禁忌逐渐明确的过程，同时也是母系氏族的兴起到瓦解，逐渐被父系氏族取代的过程。参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90页。

2 对《俄狄浦斯王》及《悲悼》三部曲中伦理禁忌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5-185页、第217-223页。

34)。埃德蒙用“违背天性”(unnatural)指控哥哥,反映了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之中父子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秩序和内在规律,一旦遭到破坏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向来被父亲厌恶的私生子埃德蒙利用弑父的伦理禁忌成功地离间了葛罗斯特与埃德加,佯装出忠孝美德以蒙蔽父亲并赢得他人赞誉。莎士比亚的另一部悲剧《麦克白》以英雄勇士麦克白触犯弑君篡位的伦理禁忌为核心展开。引发这场悲剧的原因在于麦克白具有僭越伦理身份的野心,没有恪守作为臣子的伦理责任。麦克白夫人也同样如此。他们对权力欲望不加节制,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做出触犯伦理禁忌的行为,选择用残暴疯狂的手段,通过残害更多无辜的人来巩固用非法手段夺来的王权。然而在权力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他们非但不能平静地享受这份至高的权力,反而愈加难以控制自己的恐惧和猜疑。折磨他们的正是他们自身的伦理意识,他们清楚地知晓弑君的行为触犯了伦理禁忌。

值得一提的是,伦理身份对伦理秩序的维护作用与身份的主体是否在主观意识上认同身份、是否对自身行为有道德悔悟无关。触犯伦理禁忌的行为和事实不会因为当事人是否自觉而改变。《雷雨》中周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亲生妹妹四凤触犯了乱伦禁忌。在得知对方的真实身份之后,羞愤当头的四凤在雷雨中触电而死,一向怯懦的周萍也因无法承受真相而开枪自尽。这与《俄狄浦斯王》中天降瘟疫的诅咒有着相似的道德隐喻,预示着自然对违背人伦底线行为的最严厉惩罚。可见,由于伦理身份的客观性是它能够维护伦理秩序的基础条件,所以触犯伦理禁忌的行为不会因为当事人没有确认身份或表现出道德忏悔而得到宽恕。

### 三、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身份概念具有客观性,但是这种客观性既不是一种本质论,也没有排斥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体验与伦理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加没有否定人作为身份主体具有认识、理解伦理身份以及建构和解构伦理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伦理身份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也是人进行伦理选择的前提和依据。伦理身份的建构和解构都是通过伦理选择来实现。人在进行伦理选择时必然会有意志的参与,会产生主观的情感体验。从伦理身份的起源上来看,人成为身份的主体是作为历史阶段的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的结果,也是人类获得伦理意识,从最初的伦理混沌进入到文明社会的标志。人是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人性因子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基本特征,道德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但是人的道德属性并不是先天存在或固有的、不变的本质,而是在人类社会中通过不断进行具体的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而习得的。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深入探究了何以为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也充分展现了伦理身份的非本质性。年迈的古不列颠国王李尔决定将他的土地、财产以及至高无上的王权分给三个女儿,分配的依据是她们自述对他的敬爱的

程度。作为一国之君的国王，李尔提出的建议实际解构了他的伦理身份，一旦将权力和财产分配出去，他将无须承担作为国王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李尔提出的分配标准缺乏审慎和严谨性，因而无法保证分配结果公平。被驱逐出宫廷的李尔无法理解女儿的背叛，丧失理性，进入疯癫暴怒的状态。他不停地从起源上追问“人是什么”，他感叹道：“只有你保全着原形；没有文明装饰的人不过是像你这样一个寒伧的、赤裸的、两条腿的动物”（莎士比亚 61）。这里的“原形”是指人的原始外形，即人经过自然选择之后获得的外在形式。“文明装饰”在字面上是指衣物，但“文明”一词的深层意义指向了作为文明社会中的人的身份。衣物的出现不仅出于保暖的功能性需要，证明了人的劳动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而且体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羞耻观。这是将人与其他生物以及原始阶段的人类自身区别开的本质特征。李尔流落荒原，感悟到没有这层“文明装饰”的人无异于动物。他为“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找寻到的答案是人的道德属性。最终小女儿科迪利娅对李尔的道德之爱唤回了李尔的理性，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通过重建与科迪利娅的伦理关系使他的父亲身份回位。李尔从失去身份到重获身份的过程是他的人性因子和道德属性复归的过程。《李尔王》中关于伦理身份的探讨充分说明人的道德属性必须通过伦理选择来获得。伦理身份的主体是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身份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父亲”这种先天的伦理身份，也需要通过正确的伦理选择、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来加以确认和维持。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始终在矛盾对立中发生着动态变化。李尔在非理性意志的支配下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导致他失去国王与父亲的伦理身份，甚至失去理智。由此可见，人要在不断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中逐渐树立并完善自身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使人性因子占主导地位，从而确认并保持自己作为人的伦理身份。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其中人物的主观认知、情感和体验与客观伦理身份所承载的伦理责任之间的矛盾构成文学作品中伦理问题的重要因素。身处情感矛盾之中的人物常常无法做出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伦理选择。如《雷雨》中的繁漪，她一方面反复否认她的伦理身份，另一方面仍然保有传统的家庭观念和阶级观念，不敢选择公然反抗或逃离，而是将脱离婚姻的希望寄托在周萍身上。虽然繁漪以及剧中其他人物的伦理悲剧都是他们各自伦理选择的结果，但是这部悲剧能够引发我们对人物的深刻同情。我们能看到繁漪由嫉妒走向疯狂的表象之下是封建专制的婚姻带给她的精神痛苦。

《雷雨》是一出由乱伦引发的家庭伦理悲剧，但是它并不是简单地对“当事人”进行声讨或谴责，也没有止步于给世人以伦理警示的道德说教上。戏剧的冲突交织着人物伦理身份和伦理关系的逐渐揭露，达到了高潮迭起的戏剧效果。揭露真相的过程与人物的立体塑造相辅相成，引导我们对人物做出错

误的伦理选择的原因以及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进行反思。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人要依据伦理身份进行伦理选择，强调伦理身份的客观性并没有否定或忽视主观意识的重要性。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身份进行理性思考和认识，确定伦理身份所提供和限定的条件来进行伦理选择。

在客观性和非本质性的基础之上，伦理身份还是具体而多样的。人的社会生活复杂多样，因此人会身在多重伦理关系之中，拥有多重伦理身份，并且不同的伦理身份可能会要求同一身份主体进行不同的伦理选择。有时这些选择会相互矛盾，从而导致身份主体陷入伦理混乱或伦理两难。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sup>1</sup> 因此人在进行伦理选择时要以承认并尊重身份的多样性现实为前提，依据具体的情境选择履行具体身份所承载的责任义务。人的多重身份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人需要经过推理、反思、审视之后来选择认同或不认同以及如何认同，而不是盲目地“发现”某种身份，对其不加思索地接受，以至于狭隘地排斥其他身份以及与己不同身份的人。<sup>2</sup>

伦理身份存在于具体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之中，是人的标识，也是维护伦理秩序的基础。不同于西方哲学、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探讨的同一性或身份认同问题，伦理身份不是在探究人的反射性“自我”、人如何理解自己，也不是在回答个人如何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保有持续性、一致性、同一性，而是强调作为社会的一员，人在不同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中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不由个人的意志决定，也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而是由社会的伦理秩序和伦理传统来规范和限定。伦理身份具有显著的客观性，但是它没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伦理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它可以通过伦理选择进行建构或解构。另外，伦理身份的客观性与个人的主观意识和体验所形成的对照，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问题。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就是展现这些伦理问题形成的过程以及人物在面对各种伦理问题时做出伦理选择的动机、过程和结果的艺术。结合人物的伦理身份才能正确地分析和评价伦理选择，从中得出文学的伦理启示和教诲价值。

## Works Cited

Coulmas, Florian. *Ident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P, 201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1 哈姆莱特与生父之间先天的伦理关系以及他与克劳狄斯建立的父子关系使他具有相互矛盾的双重伦理身份，从而陷入了复仇或不复仇都将违背伦理秩序的伦理两难之中。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133页。

2 参见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26页。

[Engels, Friedrich.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transla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Spaces." Translated by Jay Miskowic. *Diacritics* 16.1 (1986): 22-27.

高新民、罗岩超：“人格同一性研究的伦理学转向与人的生活回归”，《社会科学研究》6（2022）：127-134。

[Gao Xinmin and Luo Yanchao. "The Ethical Turn of Personal Identity Research and the Return of Human Lif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 (2022): 127-134.]

Hall, Stuart.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1-1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P, 2014.]

聂珍钊、王松林：“总序（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聂珍钊、王松林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9页。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The General Preface I."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Beijing: Beijing UP, 2019. 1-19.]

查尔斯·罗斯、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杨革新译，《外语与外语教学》4（2015）：75-78。

[Ross, Charles, and Nie Zhenzhao.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Translated by Yang Gex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4 (2015): 75-78.]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Sen, Amartya.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translated by Li Fenghua,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vol. VI, translated by Zhu Shenghao.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6.]

Shoemaker, Sydney. "Identity & Identities." *Daedalus* 135. 4 (2006): 40+. 9 Dec. 2022.

<<https://link.gale.com/apps/doc/A154694508/LitRC?u=cncnu&sid=bookmark-LitRC&xid=632573b2>>.

Stets, Jan E. and Peter J. Burke.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3 (2000): 224-237.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2004）：37-44。

[Tao Jiajun. "Introduction to Identit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4): 37-44.]

阎嘉：“身份/认同”，《文化研究关键词》，汪民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6-328页。

[Yan Jia. "Identity." *Key Word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Wang Min'a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326-328.]